

# 清代绣挽中人物纹样艺术考析

张婕, 李正\*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清代绣挽是满汉民族服饰文化交融互鉴的产物,其人物纹样独具特色,绣工精湛。通过对苏州大学博物馆馆藏清代绣挽实物进行研究考证,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分析,将绣挽中人物纹样题材划分为神话传说、才子佳人、仕女生活与农耕生活,并解读其语义、艺术特征、文化意趣与情感诉求。研究表明,绣挽人物纹样生动质朴地展现了清代人物的着装、生活场景以及人文趣味,表达着古代女子在封建思想桎梏下的自我情感。

**关键词:**清代;绣挽;人物纹样;图案题材;语义解读;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4)02-0154-06

## Analysis of the Art of Character Patterns in Embroidered Loops in Qing Dynasty

ZHANG Jie, LI Zheng\*

(School of Art,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Qing Dynasty embroidered loops is a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Manchu and Han ethnic costume culture. Its character patterns are unique and the embroidery is exquisite.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of Qing Dynasty embroidered loop objects in the collection of Suzhou University Museum, as well as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the themes of embroidered loops were divided into mythological legends, talented women and beauties, life of ladies and farmers, and the semantic,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interests, and emotional demands of the character patterns in embroidered loops were carefully interpreted.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atterns of embroidered loops elegantly portray the attire, living scenes, and humanistic tastes of Qing Dynasty characters, express the self emotions of ancient women under the shackles of feudal traditional thinking.

**Key words:** Qing Dynasty, embroidered loops, character patterns, pattern them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绣挽源自清代汉族女子镶补在服饰上的带纹样的缘饰,其作为清代服饰的重要部件,兼具装饰性与功能性。清代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着件浅桃红碎花绫子绵袄儿,套着一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绉银鼠披风,系一条松花洒线灰鼠裙儿,西湖光绫挽袖,大红小泥儿,竖领儿,出落得面如秋月,体似春风”<sup>[1]</sup>,是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其中“挽袖”也称为“绣挽”,指的正是清代女服袖缘可拆卸的织绣衣片。缘饰艺术在清代发展到了顶峰,传统女服缘饰的制作工艺至鼎盛时期可达“十八镶滚”<sup>[2]</sup>,缘饰精

巧奢华,雍容华贵,意趣多姿。清代绣挽刺绣图案精美、绣工精致,纹样题材主要有花卉植物、人物故事、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和吉祥图案等,其图案不仅为女性服饰的袖缘处增添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与人文趣味,同时也传递了古代女子的情感诉求。

文中以苏州大学博物馆馆藏133件清代绣挽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人物纹样绣挽加以整理,通过分析归纳绣挽人物纹样的题材、构建方式与艺术特征,探究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造物的审美情趣,以期对清代服饰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补充。

收稿日期:2023-06-22; 修订日期:2024-0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21BG124)。

作者简介:张婕(1992—),女,博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李正(196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与设计美学。Email:sudalizheng@sina.com

## 1 绣挽中的人物纹样题材

清代绣挽图案中的人物纹样题材日渐丰富,灵活多样,其中既有用以规劝人们行为与传递伦理道德的神话典故,又有展现才子佳人完美爱情的经典故事,还有描绘古代女子深闺庭院生活的场景,配以刺绣和书法艺术,呈现出清代女性的闺阁生活与审美情趣。苏州大学博物馆馆藏清代绣挽中的人物纹样题材可分为神话传说、才子佳人、仕女生活和农耕生活4类,具体如图1~图4<sup>[3]</sup>所示。

### 1.1 神话传说

古代神话传说人物纹样既是具有重要文化和艺术价值的装饰元素,又承载着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历史事件和价值观念。通过这类图案可以窥探古人的民俗信仰、审美观念,以及对神秘力量的探知与渴望。此外,人们相信这些神话人物的形象能够带来好运、保佑平安,有着一一种超自然的保护作用,因此神话人物题材纹样还被赋予了护身佑福的作用。

在苏州大学博物馆馆藏清代绣挽人物纹样中,神话传说类题材主要有“刘海戏金蟾”与“和合二

仙”。如图1(a)中绣挽以“刘海戏金蟾”为图案题材,其图案中心分别是刘海、金蟾、铜钱与钱串,上下两端饰以松树、桃花、水草与水波纹等。“刘海戏金蟾”源自道家典故,据《神仙通鉴》<sup>[4]</sup>记载:“刘海在机缘下得道人‘真阳子’点化,被授以金液还丹之旨,遂弃官学道。后遇吕祖,乃改名玄英号海蟾子。复授以金丹之要,刘海借金丹钓到三足金蟾神兽。三足金蟾有口吐金钱的法术,刘海将三足金蟾吐出的金钱赐予普通百姓,最终遁迹终南,修真成道”。坊间还流传着“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俗语。刘海修道成仙的故事被后人不断地丰富和演绎,其形象图式也寓意财源兴旺、大富大贵、幸福美好。

图1(b)和(c)中绣挽纹样题材均为“和合二仙”,其组合形象源自清代雍正时期寒山、拾得两位大士,即“和合二仙”。“和合二仙”为两个笑容满面,束髻或披发的孩童,其中一孩童手持荷叶并蒂荷花,“荷”谐音“和”,另一孩童手捧宝盒,“盒”谐音“合”,取其“和合”的谐音口彩,寓意百年好合。古人对“和合二仙”的喜爱源自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体现着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传递出人们对家庭团结和睦的美好愿望与祝福。



(a) 平针绣刘海戏金蟾纹绣挽(SB107)



(b) 锦文绣金地开光和合二仙绣挽(SB91)



(c) 平针绣开光和合二仙绣挽(SB310)

图1 神话传说题材

Fig.1 Mythical and legendary themes

### 1.2 才子佳人

《易·序卦》<sup>[5]</sup>中写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清代绣挽借鉴了明清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情节,将古代男女间的美好爱情与生活情趣作为纹样。这类题材图案的内容常为才子与佳人之间爱情故事或情感交流的描绘,以唤起人们对爱情、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幻想。图2中绣挽均以“才子佳人”为主题,描绘了男子与女子在小桥流水的园林中调情游玩的场景,将人物之间的动作及神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图2(a)中绣挽以天蓝

色丝织物作为底布,运用平针、锁针和打籽绣技法描绘了一幅男女赏景谈情的画面:男子站在小桥上手指身旁假石,低头与女子谈论着什么,女子抬头微笑地望着男子,一边认真聆听一边以袖点腮,似在思索。图2(b)中绣挽以白色丝织物作为底布,左右两边绣挽各绣一对男女,左边的绣挽图案中,一名女子站在岸边挥手与登船的男子告别;右边的绣挽图案中,一名男子朝着手举棋盘的女子挥手,就好像两人相约一同下棋。

才子代表着才华、智慧和学识,而佳人则象征



着美丽、温柔和贤淑,才子与佳人结合的故事体现了古人对完美情侣和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同时,“才子佳人”纹样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才情与美

貌的推崇,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些纹样不仅是艺术的表现,更是文化传承和社会心理的反映。



图 2 才子佳人题材  
Fig. 2 Talent and beauty theme

1.3 仕女生活

清代小说对仕女的描写十分丰富,如:“翠髻高盘,垂小凤云鬟掩压长,春风淡淡生螺黛,笑晕微微动粉腮,这一个浅绿罗衫青挽袖,那一个淡红纱袄玉雕牌”<sup>[6]</sup>,勾勒出仕女娴静温柔、俏丽可爱的形象。绣挽中以仕女为蓝本的纹样呈现出女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特征。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宫廷、民间对女子的教化多为年长妇女私下传授,学习内容以弹琴、作画、吟诗、女红等为主,且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女子的教育均以“女德”为首,即女性要遵守“德言容工”,相夫教子,做

一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贤妻良母”。  
图 3(a)中左右绣挽各绣一名仕女,两名仕女同在庭院内:左边的仕女垂首把玩着手中的竹蜻蜓,周围绣以书法诗文“小坐绿杨津,写朱妙入神。浓花江馆外,曲水野桥春。霞鸟频呼队,双飞自结邻。前村风物好,林外墓霞新”;右边的仕女低头专心研读着手中的书卷,人物的周围绣诗文“瑞草满庭鲜,个中别有天,画意栏邈得,书登隔院传;帘卷绿仪前,芬芳气似烟,五车书熟读,仿佛小神仙”。图 3(c)中绣挽图案呈“Z”形构图,以仕女赏花游园、读书等场景为题材,描绘出清代仕女的日常生活。



图 3 仕女生活题材  
Fig. 3 Theme of ladies' life

### 1.4 农耕生活

农耕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先民通过勤劳耕作来谋求生计,对农业重视和对土地依赖的情感催生了以“农耕生活”为题材的纹样,旨在表达对农业生产、丰收的祈愿和纪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生产实践中孕育出与之相适应的民俗文化。通过描绘农民在田间劳作、播种、收割的场景,体现出古人对农耕活动的重视,对自然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丰收、安定生活的向往和热爱。

古人将耕作和采摘果实的劳动场景融入绣挽纹样。如图 4 中绣挽将古人犁田、捕鱼的劳动场景作为纹样题材,以打籽绣进行绣制。绣挽上部为远景,以旭日、云朵、奇松、怪石和方塔楼阁为主体;下部为中景和近景:中景有两名渔夫,一人撑船划桨,一人捕鱼撒网,近景有一水牛耕田,农夫在其后推犁。该绣挽整体色彩清丽淡雅,农耕劳作图案为其平添了几分生活趣味。



打籽绣渔夫耕牛绣挽(SB30)

图 4 农耕生活题材  
Fig.4 Theme of agricultural life

## 2 绣挽中的人物纹样语义解读

绣挽中的人物纹样都会设置特定的情境和语

境,使人、物与周围环境相互呼应。通过纹样人物的灵动表情、服饰装扮及体态动势,描摹出纹样中的人物身份与故事情境。不同类型人物纹样的装饰特征有所不同:宫廷人物绣挽装饰多华丽,民间人物绣挽装饰多质朴,文人绣挽装饰多雅致。以人物纹样为图案题材的绣挽体现出了清代汉族女子尚雅的审美观念,是服饰配件中画龙点睛之笔,具备极高的民俗文化价值。

### 2.1 婚姻美满与家庭和睦的祈愿

古代封建制度下,男女之间的情感表达、祝福期许大多是通过纹样隐喻传达。人物纹样作为古时表达对婚姻美满、家庭和睦的语义符号,是一种常见且具有深刻内涵的艺术形式。人物纹样对人们内心祈愿与情感的表达,多是以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及动态场景来体现。例如,在清代民俗中“和合”二仙掌管婚姻,故将其作为祈求夫妻感情及婚姻和睦的代表性人物纹样,传达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美满状态的期许与理想化描绘。

### 2.2 财源兴旺与富贵多子的瑞兆

古人把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世代绵延视为家族昌盛、多福的象征,将这种对生育与繁衍的期盼投射到物象之中并融入故事传说,进一步转化为纹样内容。由于蛙类每年产卵多达 40 000 余枚,在中国早期社会成为反映生殖、繁衍、多子等观念的指代形象。如在半坡时期、庙底沟时期和马家窑时期的彩陶及殷商青铜器上,都有蛙纹和蟾蜍纹。“蟾蜍”作为生殖崇拜的符号<sup>[7]</sup>,被人们加以联想,在“刘海戏金蟾”的神话传说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民俗寓意,增添了富贵生财、财源广进的含意。

### 2.3 闺阁文化与女子生活的写照

古代社会以相夫教子、夫唱妇随作为女子的道德标准,并将此种生活模式视为女性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在以“男耕女织”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制约下,古代女子须从小学习女红,良家女子均以“善织巧绣”为业,富家女子也以“闺房绣楼”为贞。“闺阁”原指内室的小门,“闺房之秀”特指古代学者和官员的妻女<sup>[8]</sup>,而非指所有的古代女性。官宦妻女拥有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并具有一定的文化教养,但她们不可走出“后花园”,虽然生活空间受制约,但是其内心情感十分丰富,在闲寂无聊的情绪和感受发酵之后,闺阁女子们以针代笔、以绣传情,委婉含蓄地表达内心的情思与自我情感。因此,以仕女生活为纹样题材的绣挽是对清代闺阁女子生活的写照<sup>[9]</sup>。匠心巧思的绣挽作为女性衣袖间的服饰艺术,除装饰功能外,还是一种清代女性寄托情怀的



载体,以及闺中女子伦理教化普及的标志<sup>[10]</sup>。

### 3 绣挽中的人物纹样艺术特征

“绣挽”既是清代汉女服饰的刺绣缘饰,又是中国传统“衣画裳绣”的产物,其中人物纹样以刺绣为表现方法,通过布局、色彩、人物纹样等表达了清代传统女性的闺阁文化与文人意趣。

#### 3.1 国画布局,以针代笔

清代女服绣挽以针线为笔,是绣又是画,似画却是绣,以线条之美生动地体现出清代女子的衣袖之美。左右衣袖绣挽人物纹样构图对称,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情节,其构图样式与国画艺术的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绣挽图案构图自上而下、由远及近,在二维平面的绢布上表现出三维的空间感<sup>[11]</sup>。绣挽图案往往上端是日月和流云,中间是人物和亭台楼阁,下端近景是树木、花草、流水、曲径,其与中间图案相承接,犹如画幅一般展开,打破写实的空间与时间,以平面、散点的方式,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等呈现在同一视觉空间中<sup>[8]</sup>。绣画中以亭台楼阁、流水奇石等景物为背景,环绕于人物纹样的周围,从而突出主体人物,将国画中的文人趣味与服装相结合。

绣挽人物纹样图案在图形的表现形式和特征上,可概括为写实和写意两种:①写实指绣挽人物纹样追求物象的外在形象,其表现方法就是对物象进行描摹。但不同于西方纹样的逼真写实,中国纹样的写实融入了画师对物象的主观理解、感受和猜测。在写实表现中,通过对纹样中的人物细节(发型、表情、着装、动作、道具等元素)以及情景道具的刻画,表现人物纹样的故事情节。人物的发型与着装可以明确其身份,人物的表情虽仅由几根丝线表现,但可以呈现出人物的喜、怒、哀、乐。同时,人物的动作和场景道具,如棋盘、书卷、古琴等陈设也具有叙事的功能。通过纹样中人物的举手投足,周边情境的道具陈列,纹样的主题也就自然呈现在观者眼前。②写意重在传意,在描摹实际物象时融入较多的主观理解,而不拘于物象的准确性与真实性。此外,人物纹样通过刺绣针法的杂糅与绣线走向的变化,表现出纹样的立体感与纹理感,如通过打籽绣刻画出人物的浮雕感,通过精细渐变的针法刻画出人物衣着、表情的细节变化等。

#### 3.2 绣工精细,绣法多样

“女红”是古代女子出嫁前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艺,且良家女子以“善织巧绣”为生计,富家女子以

“闺房绣楼”为贞德。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手工艺发展繁荣,苏州的官营织局在鼎盛期拥有房屋近300间,并形成“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社会现象。清代《上海县志》中记载:“苏绣之巧,写生如画……其法劈丝为之,针细如毫发”,清代绣挽以人物纹样为图案题材,以“文人画”为艺术教育内容,以“精、细、雅、洁”<sup>[12]</sup>的苏绣针法作画。绣挽艺术以绸、缎等丝质面料作为底布,以打籽绣、锁绣、平针绣、戗针绣、捻线绣等繁复、多样的苏绣针法表现人物故事。人物纹样通过平针铺色,锁针勾勒边缘,戗针处理装饰细节来表现绣挽人物的形象。首先,人物纹样中的主要面积皆运用平针的技法完成,用最能表现图案的颜色完成铺底和外形的勾勒。其次,以金银丝线通过锁绣、包边绣、盘金绣等针法勾边,强化图形边缘,通过丝线的走向以及浮雕感凸显图案立体感,以针代笔、以线代色,在勾勒图案边缘线条的同时,增添图案的肌理感与装饰感。

#### 3.3 配色和谐,用色高雅

苏州大学博物馆馆藏人物纹样绣挽底布多以浅色或本色丝绸作为基础色调。在绣挽图案的用色上,为表现出对造型“写实”的诉求,一般选取接近自然的固有色,红色、绿色、青色等颜色。植物花叶、怪山楼阁通过2~3个相邻色或同类色的层层叠加,达到色彩过渡和晕染的效果。如藏蓝、湖蓝加天蓝是假山的颜色,浅绿加草绿、天蓝加湖蓝是枝叶的颜色。主体“人物”一般以白肤黑发、红唇黑眉的配色来刻画。“人物”的衣衫由于面积比较细小且被底色穿插、包围,因此,通过在大面积色块中点缀小面积色彩来表现衣衫的图案花纹和结构,采用多色彩绣线且以多种技法组合来表现其精致华丽的效果。其配色既有清淡素雅的象牙白、淡粉、鹅黄、天蓝、嫩绿等,又有色彩较为饱和、鲜亮的胭脂红、桃粉、鹅黄、湖蓝等色,具体如图1~4所示。人物纹样绣挽通过人物、景物色彩的深浅渐变,对比与和谐统一的色彩关系,使平面的人物、景物图案呈现出立体的效果,同时也增加了纹样的色彩层次感。

### 4 结 语

绣挽作为清代女装上的边缘缀饰,其精致的工艺和充满人文趣味的图案,既反映出古代女性的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又表达了女子含蓄内敛、热爱生活的情感诉求。其中,以人物形象为题材的图案更是古人依据现实情境和生活情趣所进行的一种

图式转换和艺术表达。绣挽纹样的灵感源自古代女性对生活的实践及美好期盼。从清代绣挽的人物纹样中窥探出人类的原始意象与天真淳朴的思想,也体现出清代女性对幸福的追求和理想生活的幻想图景。由此,绣挽中的人物纹样因其所具有的原生性特征,成为一种连接情感的生命符号纹饰。绣挽作为清代服饰文化细节与生活情趣的重要服饰配件,其中的人物纹样以神话、传说等故事为纹样题材,是封建社会桎梏下女性心理活动从抽象到具象转换的产物,也是古代女子思想与自我情感抒发的载体。

参考文献:

[ 1 ] 文康. 儿女英雄传[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 2 ] 陈钰丹, 张佳蔚, 张毅, 等. 清代挽袖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辨析[ J]. 丝绸, 2021, 58(1): 100-105.

CHEN Yudan, ZHANG Jiawei, ZHANG Yi, et al.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upturned sleeves in the Qing dynasty[ 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1): 100-105. (in Chinese)

[ 3 ] 张朋川, 金翠雁, 黄维娟, 等. 走向现代的女装——从马面裙到旗袍[ M]. 南京: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

[ 4 ] 李一氓. 神仙通鉴[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4.

[ 5 ] 郭彧. 周易[ 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0.

[ 6 ] 陈端生. 再生缘[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 7 ] 程波涛. “刘海戏金蟾”的文化寓意与民俗功用阐释[ J]. 民族艺术研究, 2011, 24(4): 88-94.

CHENG Botao.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folk function of "golden toad in Liuhai opera"[ J]. Ethnic

Art Studies, 2011, 24(4): 88-94. (in Chinese)

[ 8 ] 汪芳. 衣袖之魅——中国清代挽袖艺术[ J]. 美术观察, 2012(11): 102-106.

WANG Fang. Charm of sleeves—china's sleeved art in Qing Dynasty[ J]. Art Observation, 2012(11): 102-106. (in Chinese)

[ 9 ] 邢乐, 梁惠娥, 刘水. 民间服饰云肩中人物纹样的语义考析[ J]. 艺术设计研究, 2015(1): 54-60.

XING Le, LIANG Huie, LIU Shui. Figure patterns of folk costume-Yunjian and its significance[ 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15(1): 54-60. (in Chinese)

[ 10 ] 黄乔宇, 刘瑞璞. 明清挽袖考略——伦理教化下的服从与僭越[ J]. 丝绸, 2021, 58(3): 90-97.

HUANG Qiaoyu, LIU Ruipu. Wanxi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bedience and transgression under ethical cultivation[ J]. Journal of Silk, 2021, 58(3): 90-97. (in Chinese)

[ 11 ] 张滨丹, 邓莉文. 宋代女性空间中的纹饰特征及蕴意探究[ 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3, 30(2): 88-92.

ZHANG Bindan, DENG Liwen. Study on the pattern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 of female space in Song Dynasty [ J]. Furniture and Interior Design, 2023, 30(2): 88-92. (in Chinese)

[ 12 ] 皇甫菊含. 从苏绣艺术看吴地文化的品格和人文内涵[ J].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2009, 29(5): 52-53.

HUANGFU Juhan. On the character an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of wu culture from Suzhou embroidery art[ J].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ce Edition), 2009, 29(5): 52-53. (in Chinese)

(责任编辑:张 雪)